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古史十五

微子啓者殷帝乙之元子而紂之庶兄也其父師曰箕子少師曰比干皆殷宗室賢者也箕子知微子之賢言於帝乙欲立以為世子帝乙不從及紂為天子以淫虐錯天命三人知殷將亡而微子箕子以嫌故不敢諫微子欲逃於野以避紂謀於二師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老耄遜于荒箕子以為不可曰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今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躋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於是微子以祭器奔周箕子佯狂為奴紂遂囚之比干於紂無宿怨乃獨極諫紂怒剖其心觀之

史記箕子曰為人臣不諫而去是彰君之惡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比干曰君有過不以



死爭則百姓何罪乃直言諫紂而死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三諫不聽可以夫矣遂行然則三人者各以其意行而未見義之所當異也且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其先後之次如此今乃錯其先後非舊說也蓋三人之不同由其勢不可復諫雖諫必不用微子欲全其先祀故去之歸周箕子去無益於躬而不忍棄其宗國故囚比干宗室大臣而無嫌者也若不以死諫則是苟免矣此三子之志也故武王伐殷數紂之罪曰剝喪而孔子所以皆稱其仁也

元良賊虐諫輔囚奴正士為此三人發也及武王克殷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襯以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與箕子歸周而訪洪範箕子為武王陳彛倫之叙武王封之朝鮮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宗廟官室盡為禾黍作麥秀之詩殷民聞之為之涕泣武王崩武庚及三監叛

周周公以王命伐而誅之惠殷之遺民懷舊思亂乃分殷

之故國封邶鄘衛而更封微子於宋宋亦殷之先君相土

之舊封也於是微子以上公奉殷祀行其正朔禮樂以客

事周周人敬之為作有客之頌微子卒世子蚤死乃立世

子之弟微仲衍微者微子在殷所食采也微子之子稱微仲猶康叔之子稱康伯燕叔之子稱燕仲

爾古者謂殷人立弟周人立子所謂立弟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子皆其時立太子之弟所謂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子皆其時立

微仲為微子之弟失之矣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也考而

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肅而立衍以衍況武王則衍微仲亦微子之次子也以其稱仲明其為太子之弟也

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卒子湣公共立

湣公卒弟煬公熙立湣公長子弗父何次子鮒祀鮒祀

煬公欲立兄弟父何弗父何不受乃自立為厲公王書子



之先曰其祖弗父何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  
厲三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闚立惠公四年周宣王  
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自  
微子至戴公十一世禮樂廢缺其大夫正考父求商頌於周  
太師得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  
所殺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十八年武公卒子宣  
公力立十九年宣公卒宣公之子曰與夷公弟曰和公將死  
以國讓和和立是為穆公九年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使  
立與夷以稱先君之意孔父願奉子馮公不可使馮出居  
于鄭以辟與夷與夷立是為殤公元年以馮故與陳蔡衛  
伐鄭公立十年而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華督為

太宰孔父之妻美督見而說之將為亂先宣言於國以亟  
戰歸罪於司馬遂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逆  
公子馮于鄭而立之是為莊公魯侯齊侯陳侯鄭伯會于  
稷以謀我以賂免九年鄭莊公卒其子突宋雍氏出也雍  
氏有寵于公公為之執突及祭仲以求賂與之盟而納之  
突入而賂不至怨焉十年魯桓公將平我於鄭不許故魯  
師鄭師伐我十一年魯侯紀侯鄭伯復伐我以齊衛燕之師  
禦之敗績十二年以齊蔡衛陳之師入鄭以大宮之椽歸為  
盧門之椽十三年鄭伯突出奔蔡公會諸侯伐鄭將納突  
不克十八年莊公卒史記莊公凡十九年蓋以殤公卒之  
年為元年也然史記亦以執鄭祭仲  
為九年則進退皆非子湣公捷立七年齊桓公初立八年  
言以十八年為正也



六月及齊師侵魯魯敗我師于乘丘獲南宮萬九年秋大  
木魯來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  
辱魯臧文仲聞之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祭  
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既而問之公  
子御說之詞也臧孫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魯人歸南  
宮萬公戲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弗敬子矣萬病之  
十年秋遂弑湣公于蒙澤殺仇牧華督立子游羣公子奔  
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十月蕭肅叔大心  
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  
于宋立公子御說是為相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  
請之二國歸之至皆醢之相公元年齊相公會諸侯于北

杏以平宋亂既盟而背齊二年齊人陳人曹人來伐冬公  
會諸侯于鄆復與齊平二十年齊侯為鄭謀楚求會于諸  
侯公請先見及齊侯遇于梁丘二十九年公疾病太子茲父  
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日夷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  
不及也且又不順走而退三十年相公卒茲父立是為襄公  
未葬而會諸侯於葵丘使目夷為左師以聽政是以宋治  
七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我周內  
史叔與來聘公問焉曰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八年齊相公卒相公始與管仲屬公子昭於襄公至是五  
公子爭立昭來奔九年公及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立昭而還  
十年三月執滕子嬰齊六月公及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鄭



子會盟于邾公使邾文公執鄆子用之次且之社欲以屬東夷曰夷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況敢用人乎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死爲幸秋圍曹曰夷曰文王伐崇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盍姑內省德乎十二年公將爲鹿上之盟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會于鹿上楚人執公以伐我冬諸侯會于薄以釋公十三年公會諸侯伐鄭楚人救鄭公將戰目夷諫不聽冬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濟目夷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而

後擊之我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不悔曰我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晉公子重耳過我公旣敗于楚欲厚於晉贈之以馬二十乘十四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元年及楚平公如楚晉文公立三年遂叛楚即晉楚令尹成得臣伐我圍緡四年楚子及諸侯圍我使公孫固告急于晉五年晉侯伐曹衛以救我畀我曹衛之田敗楚師于城濮十一年成公卒子昭公杵臼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邛襄公夫人襄王之姊也公亦不禮焉元年夫人因戴氏之族以去公之黨殺孔叔公孫鍾離及司馬邛司城蕩意諸出奔魯三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將伐我華



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乃逆而道之以田孟諸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中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公違命無畏扶公僕以徇四年蕩意諸歸自魯七年高哀出奔魯高哀者蕭之封人也自蕭爲卿以公爲不義而亡公旣失衆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襄夫人欲通之不可乃助之施九年國人奉鮑以困夫人夫人使公田孟諸將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從公曰盍適諸侯公不可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十月夫人使司人執公意諸死之國人立鮑是爲文公元年晉人以諸侯來討聞公旣定乃還二年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

母弟須以作亂公殺須及昭公子而出武穆之族三年楚子壽人侵我我伐鄭四年鄭公子歸生以楚令伐我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及怒而入鄭師師大敗鄭人囚華元樂呂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之乃歸武穆之族以曹師伐我五年圍曹十四年華叔會晉原穀衛孔達曹人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陳貳於楚我以盟故代之衛人救陳十五年楚人伐我十六年楚使申丹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我以孟諸之役惡舟執而殺之九月楚子圍我十七年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伯宗曰天方授楚未可與爭乃使解揚來告曰無降楚楚人得之厚賂使反其言登諸樓車遂致其君命晉救不至楚人築



室反耕國人懼華元夜入楚師登其司馬側床而起之曰寡  
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  
有以國敝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側懼與之盟而  
告莊王退三十里而盟華元質焉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  
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樂呂以為不臣七年晉人使楚  
公子鍾儀求成於楚楚人許之華元善於楚令尹嬰齊又  
善於晉欒書九年元聘于晉楚合二國之成十年五月晉  
士燮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十三年共公卒子  
平公成立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  
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小司寇向  
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

為右師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相族也魚石  
將止華元曰彼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相氏之無後於宋  
也追之及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  
攻蕩澤殺之栢氏之五官出舍於睢上華元止之不可遂  
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  
以靖國人三年夏楚子鄭伯侵我納魚石于彭城以三百  
乘戍之國人患之西鉏吳曰非吾患也使楚人與吾同惡  
以德於我吾固事之矣不然收吾憎以贊其政以間吾釁  
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  
攜服毒諸侯而懼曰天晉吾庸多矣且事晉何為晉必恤



之四年晉人以諸侯圍彭城降之以五大大歸寘諸瓠丘九年樂轡以弓楛華弱於朝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逐之弱奔魯司城樂喜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樂轡轡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喜善之如初十二年大火十三年公會諸侯于祖晉人以諸侯滅偃陽將以封向戌戌不敢受乃以予我二十年華閱卒其弟臣殺其宰華吳公將逐臣向戌曰臣亦卿也大臣不順不知蓋之從之向戌爲短策過華臣之門必騁十月國人逐瘞狗入于華臣氏臣懼奔陳皇國父爲公築臺妨於農收樂喜請竣農隙公不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喜聞之親執扑以扶其不勉

曰吾儕小人皆有闔閭以所燥濕寒暑君爲一臺而不遠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平公太子痤庶子佐佐惡而婉痤美而很向戌惡痤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無寵二十九年楚客過宋太子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騁而告公曰太子將爲亂向戌微之公囚太子太子縊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向戌善於晉趙武又善於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告於晉楚皆許之三十年夏諸侯會于我七月辛巳盟向戌明賞公與之邑六十樂喜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而子求去之不



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而又求賞乎削其書而投之成懼  
辭邑三十一年宋饑樂喜聞鄭罕虎以其粟貸乃請於公  
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  
者貸國無飢人三十三年五月甲午大災共姬待姆卒于火  
十月諸侯為災故會于澶淵將周我既而無歸寺人柳有  
寵於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譖之公而逐之合  
比奔衛四十四年十二月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將殺寺人柳  
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八年五月壬午  
宋衛陳鄭火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亥華定與向寧  
謀曰二人患於死先諸十年六月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  
公之問之則執而殺之公如華氏請弗許遂劫公取太子藥

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向之子以為質十月公殺  
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奉諸公以歸公而出奔陳華登奔  
吳登者司馬華費遂之子也費遂之子三人曰驅曰多僚曰  
登登既出多僚譖驅於公曰將納亡人公將逐之十一年夏驅  
殺多僚劫費遂而召華亥華定向寧於陳皆入於南里以叛  
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成我與我師敗華氏于新  
里十一月晉齊衛曹皆來救我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  
楚乞師楚遠越以師逆之十二年遠越請釋華向于楚公將  
拒之諸侯之救者請之乃緩之皆出奔楚十五年魯昭公出奔  
齊公為魯故如五日卒于曲棘子景公繼立

史記景公名頭曼  
左傳元公將亡夢

太子藥即位於廟  
今以左氏為正

二年樂祁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納魯



君晉不可而止八年諸侯城成周仲幾不受功曰滕薛耶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從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異物薛焉得有舊晉士弥牟曰子姑受功吾歸視諸故府仲幾曰從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告韓不信執仲幾歸諸京師十三年樂祁言於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又不往晉其憾矣公使樂祁往晉趙鞅逆而飲之酒獻楊楯六十范鞅嫉之言於晉侯執樂祁十五年趙鞅爲之請而歸之卒

於大行范鞅止其尸以求成十六年使欒大心逆其喪薛以有疾乃使向巢祁之子淵訢之曰大心將爲亂十七年大心出奔曹公嬖向魍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魍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辰及仲佗石彊出奔陳十八年辰地佗彊入于蕭以叛欒大心從之大爲國患二十一年辰出奔魯地出奔鄭鄭人城戈錫以處之自是宋鄭歲相侵伐二十五年孔子自陳來相魍惡而欲害之孔子去二十八年春向巢帥師伐曹二十九年秋圍曹築五邑於其郊鄭人救曹三十



年公復伐曹滅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相魍以寵偏三十  
六年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魍先謀公公知之  
與皇野謀之野曰不得左師巢不可以君命召之至而與  
之言拜不能起公與之盟而使攻魍魍入于曹以叛又使巢  
攻之不克亦入于曹曹人叛之魍奔衛巢奔魯二十七年  
魍守心心宋星也公憂之司星子章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  
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無民誰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  
民困吾亦病矣子章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惑宜  
有動俟之果徙三度景公無子取元公之孫周之子得與啓  
畜諸公宮未有立焉四十九年十月公遊于空澤卒于連中  
公之嬖臣大尹與空澤之甲奉公以入召六卿劫而盟之以

立啓司城樂茂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吾君君無疾而死

死又匿之皆大尹之罪也大尹懼將復盟六卿六卿謀曰民

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民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

楚乃立得是為昭公左傳言景公之死昭公之立其事甚詳史記稱景公六十四年卒又言公

子特殺太子而自立皆非也然景公之年比左傳多十四年則其後諸公之年比日未可信故疑而不錄昭公

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卒子休公田立休公卒子相公辟

兵立案素隱及冢紀年作相公辟兵莊子曰相公出前而呼辟蒙人以爲狂而史記作辟公辟兵且名辟兵而

史記蓋誤也相公卒子剔成立梁惠王伐邯鄲徵師於

宋宋君使使請於趙曰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弊邑弊

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

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也王曰然宋之不足以敵梁寡



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未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  
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  
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舉丘父趙境圍一城焉梁王說曰  
宋人助我矣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其後剔成之弟  
偃襲攻剔成剔成奔齊偃自立為君既而稱王有雀生驥  
於城隅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伯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  
伐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乃愈自  
信欲伯之亟成射天咎地斬社稷而焚滅之剖偃之背鑿  
朝涉之脛國人大駭羣臣諫者輒射之諸侯皆曰桀宋宋  
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於是齊湣王與楚魏伐宋殺王  
偃而三分其地宋滅之歲齊湣王之三十八年也

蘇子曰宋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成列不  
禽二毛以此兵敗身死而公羊嘉之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於  
此余竊笑之夫襄公凌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郈子于次且  
之社雖桀紂有不為矣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為  
文王不亦過甚矣哉夫堯舜文武其所以自為者至矣始  
於其身而至於其室家仰不愧於天俯不慚於人夫是以  
干羽可以格三苗因壘可以伏有崇不然將敗折自救之不  
暇而况以伏人哉嗚呼儒者不原本末而惑於虛名將以  
盃水勝輿薪之火悲夫



晉唐叔世家第九

古史十六

唐叔虞者周武王之子而成王之弟也其母邑姜齊太公尚之女也邑姜方娠武王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予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武王崩周公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予之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予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分之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鞞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叔虞之封歲在大火闕伯之星實紀商人故晉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唐叔卒子燮立因晉水改號晉侯晉侯卒子武侯寧族立武侯卒子成侯服人立成



侯卒子厲侯福立厲侯卒子靖侯宜曰立靖侯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娶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代條生太子命之曰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四年仇襲殺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東徙文侯與鄭武公迎立平王而安定之平王命文侯爲諸侯伯賜之柎壘一自彤弓矢百盧弓矢百馬四匹作文侯之命三十五年文侯卒子昭侯伯立元年

晉始亂封成師于曲沃是爲曲沃桓叔靖侯之孫欒賔傳之是時桓叔年五十八矣好德而強晉人附焉師服曰晉以甸侯而建國本旣弱矣其能以乎七年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平是爲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躡代立是爲曲沃莊伯十五年莊伯伐翼弒孝侯晉人立孝侯之弟是爲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六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周使尹氏武氏助之鄂侯奔隨旣而曲沃叛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爲哀侯哀侯元年翼九宗五正須父之子嘉父逆鄂侯于隨納諸鄂故謂之鄂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八年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啓曲沃伐翼九年曲



沃武公伐翼逐哀侯于汾隰夜獲之及欒共叔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侯四年曲沃武公誘而殺之明年滅翼又主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侯緡二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二十七年曲沃滅晉王使虢公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為晉侯武公穆公之曾孫也自桓叔之初封至是六十七年而自武公之立至是三十七年矣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與士蒍謀去富子七年士蒍為殺游氏之二子八年盡殺游氏之族城聚以處羣公子圍而盡殺之九年虢人侵我十年公將伐虢士蒍曰虢公驕若驟勝于我必棄其民無民而後可伐也乃止初公取於賈無子丞於齊姜

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取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生奚齊其姊生早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出群公子於外十一年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十六年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十七年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若夫帥師征伐君與國政之所圖非太子之事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不對而退太子將行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狐突等五人識公意勸太子行惟羊舌大夫不可曰違命不孝廢事不忠子其死之十九年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如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在何益對曰宮之奇之爲人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昵之雖諫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里克荀息以兵會之滅夏陽而還二十一年公將立奚齊驪姬謂太子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

曲沃歸胙于公公因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吾不忍也然則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遂縊而死姬復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十二年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逾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公復使假道於虞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可毒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公遂伐虢滅之師還館于虞滅之二十二年公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乃奔梁二十六



年公疾病召荀息而屬之以奚齊問所以定之者荀息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九月公卒里克平鄭將納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十月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乃立卓子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初重耳之二也謀適齊楚狐偃曰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不如走狄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可以休憂乃之狄處一年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於狄乎冀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且借出借入難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君老矣子往驪姬懼且必告悔乃之梁及里克既殺二子使屠岸夷召重耳重耳謀於狐偃偃曰堅樹在本始不固本終必搗落不哀喪而

求國難因亂以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喪因亂以入則必喜亂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道守民重耳曰非喪誰繼非亂誰納偃曰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刻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故難重耳出見使者而辭之呂甥卻稱亦使蒲城午召夷吾曰子厚賂秦以求入吾王子夷吾謀於冀芮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子盍盡國以賂內外無愛虛以求入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乃告大夫請君子秦大夫許之使梁由靡告秦穆公穆公使公子絳弔重耳于狄且告將立之重耳辭曰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哭泣之位其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



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執紼退弔夷吾于梁如弔重耳夷  
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執紼曰大夫里克  
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  
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且請入河外  
列城五公子執紼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立重耳重耳仁再  
拜不稽首不役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役  
於利也執紼曰君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  
乎若求置晉君以成名則不如置不仁可以進退穆公乃以  
師會齊隰朋納夷吾于晉是爲惠公穆公問公孫枝曰夷  
吾其定乎對曰維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思不克之謂也今其言

多忘克難哉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元年殺里克以弑君之  
罪罪之使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丕鄭言於秦曰呂甥卻  
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冀  
不濟矣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刀口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  
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丕豹奔秦二年王使  
召武公內史過來賜公命公受玉情過曰晉侯必無後王  
子帶召戎以伐京師師及秦師伐戎以救周四年晉荐饑  
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我自雍及絳相繼五年冬秦饑使來  
乞糴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  
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不如  
勿予慶鄭曰君必悔是矣六年秦伯伐我公謂慶鄭曰寇



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  
言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  
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  
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  
變將與人易弗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濟而止公號慶鄭  
鄭不救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  
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公以歸秦公子執繫請殺公公孫  
枝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  
以成惡乃許晉平公使卻乞召呂甥甥教之朝國人而以  
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衆皆哭  
呂甥謀於衆請征繕以輔孺子衆說乃作州兵十月呂甥

會秦于王城秦伯問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曰  
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  
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  
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  
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  
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  
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威此一役也秦可以伯納而不定  
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其不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公館  
而饋之七年十一月公歸自秦殺慶鄭而後入河東於秦  
於是晉饑秦復餼焉公畏重耳使寺人披殺之於狄重  
耳聞之去狄適齊八年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子圍梁出也十年秦滅梁十三年子圍將逃歸欲與嬴氏行  
嬴曰子晉太子而辱於此子歸宜矣然寡君使我侍執中搗  
所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是棄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十四年惠公卒子懷公圍立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  
無救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不召公命執之辭曰  
二子事重耳有年矣臣若召之是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  
以事君公命殺之明年秦伯以兵納重耳是為文公文公  
之初亡年十有七矣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犢胥臣皆賢  
人也狄人伐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  
季隗以叔隗妻趙衰處狄十二年寺人披求殺之狐偃謀  
曰始吾來此非以狄為榮將休以擇利也今既久可以行

矣齊侯老矣管仲隰朋皆死此亦欲得賢以自輔可從也  
遂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  
塊公子怒將鞭之狐偃曰天賜也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  
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居二年桓公卒孝公立齊不競從  
者欲行謀於桑下嬖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勸公  
子行不從姜與從者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狐偃及曹孟曼  
公亦不禮焉僖負羈知其賢饋之以璧及宋宋襄公贈之  
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餐之曰公  
子若反晉國將何以報我對曰子女玉帛羽毛齒革皆君  
有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必三言之對曰若以君靈得反晉國  
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再



右屬秦鞅以與君周旋楚令尹成得臣畏其言大請殺之  
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  
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  
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  
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疑之胥臣勸納之  
問於狐偃偃曰將奪其國其妻何有乃取之他日秦伯享  
公子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趙衰以公子降拜稽首時惠  
公既卒矣明年正月秦伯以兵納公子二月晉人以兵禦之秦  
伯使公子執紼如晉師晉師退辛丑狐偃盟秦晉之大夫丙午  
公子入曲沃丁未朝于武宮使殺懷公子高粱呂卻畏偃將焚  
宮以作亂寺人披知之請見公公讓不見披曰臣謂君之

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  
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齊桓公置射鉤  
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以難告三月公  
微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呂甥卻芮不獲公乃如  
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公逆夫人以歸秦伯送衛兵三千以  
備患公歸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與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  
君在矣惠懷自棄於天天未絕晉非君誰立天實置之而  
二子以爲己功不亦誣乎遂與其母亡去皆隱而死公  
求之不得以縣上爲之田曰以志苦過且旌善人於是屬  
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救乏振滯輕關易道通商寬  
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



昭舊族愛親戚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胥籍孤  
箕藥郤伯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首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  
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人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是時  
周有叔帶之亂王出居鄭仲告難于秦晉二年秦伯軍于  
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繼文之業  
而信宣於諸侯今其時矣公從之辭秦師而以兵赴王三  
月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四月王入于王城取叔  
帶于温殺之公朝王王享之請隧弗許杜預曰隧王之葬禮也韋昭曰隧謂  
六遂也韋昭曰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賜公陽樊温原攢茅之田  
義為長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賜公陽樊温原攢茅之田  
功績不服圍之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

出其民原亦不順伐之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民之實也得原失信何  
以庇民退一舍而原降使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温大夫  
三年宋人以其有德於我也叛楚從我楚使成得臣伐之  
魯人以齊難故以楚師伐齊取穀楚使申公叔侯成之四  
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使公孫固來告先軫曰報施救患  
取威定伯於此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  
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作三軍使郤  
穀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  
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五年將伐曹假道於衛  
衛人不聽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郤穀卒使先軫將中



軍胥臣佐下軍衛侯出居襄牛師遂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犢顛頡違命執僖負羈氏將誅二子公材魏犢而免之殺顛頡以徇于軍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復使門尹般告急公曰我欲伐楚矣而齊秦未可奈何先軫曰使宋厚賂齊秦籍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則齊秦欲戰矣公從之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得臣不聽而使請戰楚子怒之而不能禁得臣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君取一

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若不許楚是棄宋也楚有三施我有三怨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公說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歸于楚得臣怒從晉師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狐偃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父乎微楚之由心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得臣不可四月師及宋師齊師秦師次于城濮晉車七百乘韞鞬鞞鞞公登有莘之墟以觀之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及楚師戰楚師敗績楚殺得臣於



是鄭伯請成衛侯出奔楚王親勞師作王宮于踐土五月  
獻楚俘于王鄭伯傅王如平王享文侯之禮王命尹氏王  
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公爲侯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  
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衛侯復歸于衛城濮之戰中軍風于  
澤亡大旆之左旃司馬殺祁瞞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  
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七月振旅愷以入獻俘  
授馘飲至大賞殺舟之僑以徇于國三罪而民服公始入  
而教民二年欲用之狐偃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  
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狐偃曰民未知信未  
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公曰可  
矣狐偃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

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一戰遂伯諸侯公將以  
諸侯朝王而不敢合諸侯於周冬會于温召王以諸侯見  
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之曰天王狩于河陽  
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而歸之京師遂以諸侯圍許歸曹  
伯于曹七年公及秦伯圍鄭以討其無禮我軍函陵秦軍  
汜南鄭伯使燭之武夜見秦伯秦伯私與鄭盟而還狐偃  
請擊之公止之亦歸八年蒐于清源作五軍以禦狄趙衰  
始爲卿九年文公卒子襄公驪立冬秦伯使孟明西乞白  
乙帥師襲鄭鄭人知之不克元年秦師滅滑而還先軫曰  
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子墨衰絰與姜戎敗秦  
師于殽獲其三帥文嬴請而歸之先軫怒使陽處父追之



不及孟明歸秦伯哭以逆師曰非三子之罪也復用之八月  
狄伐我公禦之于箕先軫死之卻缺獲白狄子卻缺者卻  
芮之子也以父故廢耕於野其妻盭之敬相待如賓胥臣  
見而賢之言於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以三命命先且  
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爲  
卿復與之冀衛成公不朝二年將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  
也請君朝王臣從師五月圍戚取之衛孔達伐我三年秦  
侯孟明來伐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  
修國政重施於民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必將辟  
之懼而修德不可當也六月士穀會諸侯于垂隴將討衛  
衛執孔達以說冬先且居以諸侯之師伐秦取汪及彭衙四  
年秦伯來伐取王官及郊我師不出封穀尸而還五年公  
伐秦圍邠新城六年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皆死七年蒐  
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故事趙  
衰且謂盾能請改蒐而易中軍從之於是趙盾爲政晉國  
以治八月襄公卒太子少諸大夫謀立長君趙盾使先蔑  
士會逆公子雍于秦狐射姑亦使逆公子樂于陳趙盾使  
殺樂于郟射姑自知無援且怨陽處父使續鞠居殺之而  
出奔狄秦康公以兵送公子雍太子之母穆嬴日抱太子  
以啼于朝諸大夫患之明年春乃立太子夷臯是爲靈公  
而以兵禦秦師敗之先蔑士會皆奔秦八月趙盾盟諸侯  
于扈卻缺言於趙盾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伐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盾說二年使解揚反衛之侵地諸侯是以睦於晉夷之蒐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先克奪蒯得田故五人作亂三年使賊殺先克既而五人皆誅死秦晉歲相侵伐六年冬趙盾禦秦師于河曲上軍佐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伯欲戰問於士會會知駢之謀曰趙有側室曰穿弱而好勇史駢之佐上軍穿不喜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我師不動穿果追之盾曰秦獲穿矣乃皆出戰交綏秦師將遁使來請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不順師無功而還七

年六卿相見於諸浮趙盾言曰隨會之在秦賈季在狄難曰至矣奈何荀林父請復賈季卻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以誘士會秦伯師於河西壽餘請使東人之在秦者先與魏人言秦伯使士會會既濟魏人譟而歸邾文公卒其子糴且齊出也捷菑晉出也邾人立糴且捷菑來奔八年六月趙盾盟諸侯于新城謀立捷菑七月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糴且長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九年十一月公會諸侯于扈將伐齊齊人納賂以免十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一年春荀林父及諸侯之大夫伐宋六月公會諸侯于



扈將討宋不克十三年夏討河曲之不用命者放胥甲于衛而免趙穿齊宋既以賂免鄭穆公曰晉不足與矣故鄭人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也楚人不禮於陳故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趙盾帥師救陳宋楚囚解揚乃還冬趙穿侵崇將以求成于秦秦不與成時靈公侈虐趙盾諫不聽故不競于秦楚十四年春秦師伐我趙盾以諸侯之師禦之遂侵鄭楚使鬪椒救鄭趙盾避之而還靈公益肆彈人于臺上而觀其避丸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盾與士會皆諫猶不改盾驟諫公患之將殺盾盾得脫去遂出奔趙穿弒靈公於桃園盾未出山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盾曰非我也史曰子爲正卿

士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不能答孔子蓋善之也盾使趙穿逆文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即位始以卿之適子爲公族餘子爲餘子庶子爲公行四年赤狄伐我公欲伐之荀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乃可殪也乃止七年公會諸侯于扈楚莊王方強陳侯畏楚不會使荀林父伐陳公卒于扈師還子景公孺立楚子伐鄭卻缺救之鄭伯敗楚師懼而及楚平元年會諸侯之師伐鄭二年公會狄于攢函始服衆狄三年楚子入鄭荀林父帥六卿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諸將畏楚皆不欲戰先穀不可曰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林父不能禁師



遂濟楚子欲還嬖人伍參知先穀不順勸戰使來求成又使致師以疑之諸將不一戰于邲我師敗績楚囚知罃以歸師還林父請死公將許之士渥濁曰城濮之役晉入楚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或問之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公從之使復其位先穀不得志於邲將以赤狄爲亂四年秋赤狄侵我及清冬討穀殺之盡滅其族五年公伐鄭荀林父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乃蒐而還六年楚子圍宋宋來告急公將救之伯宗曰天方授楚未可與爭乃使解揚給宋曰無降楚楚人得之賂之使反其言許之登諸樓車遂致君命楚將殺之揚不屈乃舍之六月荀林父帥師滅赤狄潞氏七月秦桓公來伐公治兵于稷以略狄土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公歸賞林父以狄臣千室亦賞士渥濁以瓜衍之縣以其諫殺林父也七年春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公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歸于秦冬使士會聘于王王享之穀烝會私問焉王聞之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王室之禮也會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八年卻克聘于齊齊頃公帷婦人觀而笑之卻克怒歸請伐齊公弗許六月公會諸侯盟于斷道齊侯使高固晏弱蒍朝



郭偃會高固逃歸遂執三子師還士會將老謂其子燮曰  
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今郤子有憾於齊吾  
懼其易之也乃請老郤克為政九年公伐齊齊以公子彊  
為質而還魯人將以楚師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十年  
齊敗衛師魯衛使來請救皆曰主郤克公命克以八百乘赴  
之六月癸酉及齊侯戰于鞏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履告其  
御解張曰余病矣張為之并轡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  
遂齊師三周華不注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將止之其右  
逢丑父與君易位以免齊侯使國佐如師賂以紀甌玉磬  
及魯衛之侵地乃盟而還楚人大興師侵衛及魯楚公子  
嬰齊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蜀我畏其衆不敢爭楚師之出

也使申公巫臣聘于齊巫臣以夏姬來奔以為嬖大夫十二  
年公會諸侯伐鄭十二月作六年韓厥趙括華朝韓穿荀  
躒趙旃皆為卿十三年鄭伯伐許欒書將中軍伐鄭以救  
許趙朔娶于公朔死趙嬰通于姬氏十四年趙同趙括逐  
嬰嬰奔齊十二月公會諸侯于蟲牢鄭人來服宋人不會  
十五年三月侵宋四月遷于絳冬楚人侵鄭欒書帥師救  
鄭遇於繞角楚師還師遂侵蔡楚人以新息之師救蔡諸  
將皆欲戰荀首士燮韓厥不欲曰吾來救鄭而遂伐蔡既  
遷戮矣若又怒楚戰必不克欒書從之乃還十六年秋楚  
師伐鄭公會諸侯救鄭八月盟于馬陵鄭人囚楚鄭公鍾  
儀以獻巫臣請使於吳許之於是吳晉始通十七年春侵



魯歸齊汶陽之田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獲申驪趙莊  
姬以趙嬰之亡也怨同括言於公曰同括將爲亂欒卻嚮  
之六月殺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  
厥言於公而復之以歸汶陽之田諸侯二於我十八年正月  
公會諸侯盟于蒲二月鄭伯受盟于楚七月鄭伯來朝執  
之欒書伐鄭歸鍾儀於楚以求成十二月楚公子辰來聘  
十九年使糴茂如楚四月鄭人立君乃歸鄭伯公有疾五  
月立太子州蒲爲君以會諸侯伐鄭是爲厲公六月景公  
卒厲公元年卻至與周爭鄆田王使劉康公單襄公訟之  
公命卻至歸田於周冬公會秦伯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  
使史黶盟公于河東公使卻驪盟秦伯于河西二年宋華

元合晉楚之成五月士燮盟楚公子罷于宋卻至聘于楚  
楚子享之公子側相言及於戰知成之不能固也冬楚公子罷  
來盟秦相公旣盟於河上歸而背之召狄與楚以伐我三年  
夏公朝于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  
公卒于師曹公子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五年三月公會  
諸侯于戚執曹伯歸于京師六月楚子伐鄭取離石欒書  
欲報楚韓厥曰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三郤害伯  
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十一月始會吳于鍾  
離六年楚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人叛我公方無道  
而三郤驕侈謀欲伐楚士燮畏其成功也言於公欲釋楚以  
爲外懼欒書不可遂興師六月晉楚遇於鄆陵甲午晦楚



晨歷晉軍而陳欒書請固壘以待之卻至曰楚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我必克之遂戰呂錡射楚共王中目楚師鄭師皆敗楚師宵遁楚殺其將側鄢之戰魯人以僑如之難不及執其大夫季孫行父七年春鄭公子駢侵我夏公及諸侯伐鄭盟于柯陵士燮知國將有亂使其祝宗祈死因自殺冬公復會諸侯伐鄭歸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外嬖胥童夷陽五長魚矯與三卻有怨欒書惡卻至不從已而敗楚師也亦欲廢之乃使楚囚告公曰此役也卻至實召寡君將奉孫周以事楚公告欒書書曰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覘之信遂怨卻至公田卻至奉豕寺人張孟奪之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而多怨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卻至曰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吾待命而已十二月殺卻錡卻驪卻至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皆再拜稽首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而殺胥童八年正月書偃使程滑弒公葬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瑩士魴逆孫周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者襄公之曾孫也其大父曰栢叔捷其父曰惠叔談悼公之立年十四矣大夫逆于清原公曰孤始願不及此雖然



此天命也抑人之求君使出命耳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所福也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選用賢俊國人皆喜魯侯來朝待之以禮魯侯歸以告杞伯杞伯亦來且請為昏楚人納魚石于彭城宋人伐之冬楚公子嬰齊救彭城宋使華元來告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強自宋始矣公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十二月遂會諸侯于虛朶元年春欒黶以諸侯之師圍彭城降之夏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二年七月荀瑩會諸侯之大夫于戚以謀鄭魯仲孫蔑請城虎牢以偏鄭荀瑩善之齊人不會瑩以為言冬復會于戚齊與滕薛小邾皆至遂城虎牢

鄭人乃成三年祁奚請老公曰誰可繼者稱解狐其辭也將立之而卒又問之稱其子午於是羊舌職死奚復稱職之子赤公從之以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以鄭服故六月公會諸侯于雞澤陳人患楚使萊僑如會公使諸侯之大夫盟之公弟楊干亂行於曲梁司馬魏絳戮其僕公怒將殺絳絳辭請死公謝而止之以佐新軍四年無終子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將拒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得戎朱華無乃不可乎公說使魏絳和諸戎五年秋公及諸侯會吳于戚冬楚師伐陳公會諸侯救陳七年冬楚師圍陳十



月公會諸侯救陳陳人畏楚陳侯逃歸八年夏鄭人以  
我故侵蔡獲蔡公子燹五月公會諸侯之大夫于邢丘改  
命朝聘之數以寬諸侯冬楚師伐鄭鄭及楚平九年秋秦  
人侵我楚子出師於武城以爲秦援饑不能應冬公會諸  
侯圍鄭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  
成荀瑩曰與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  
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  
成將盟鄭言不順荀瑩曰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  
服鄭既盟復以諸侯伐之而還公歸謀所以息民者魏絳  
請施舍節用從之期年國乃有節十年春公及諸侯會吳  
于相荀偃士匄請伐偃陽以封宋向戌遂滅之向戌辭不

敢受乃以畀宋公六月荀瑩伐秦秋公會諸侯伐鄭成鄭  
虎牢鄭人來平楚公子貞救鄭荀瑩欲還樂厭欲戰師遂  
進十一月與楚人夾潁而軍鄭人竊與楚平樂厭欲伐鄭  
荀瑩曰我若伐鄭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不如致怨  
而還遂侵鄭而歸楚師亦歸十一年夏公及諸侯伐鄭七  
月及鄭人盟于亳楚子秦師侵鄭鄭復從之九月諸侯悉  
師以復伐鄭鄭人告絕于楚十二月會于蕭魚鄭人以兵  
車鐘磬女樂爲賂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我和諸戎  
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  
與子樂之魏絳辭讓而受秦師伐我士魴禦之于櫟少秦  
師而弗設備我師敗績十二年荀瑩士魴卒公蒐于縣上



將使士匄將中軍匄以讓荀偃於是韓起讓趙武欒黶讓  
韓起國人相勸以睦十四年春士匄及諸侯之大夫會吳于  
向爲吳謀楚匄以吳之伐楚喪也辭之夏公以諸侯之師伐  
秦六卿以師進公待于竟師至于棧林秦人不服荀偃令  
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疾其專也  
曰余馬首欲東乃歸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乃命大還黶之弟鍼謂士匄之子鞅曰此役也將以報  
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與鞅馳秦師死之黶怒逐鞅  
鞅奔秦衛人出其君行冬士匄會諸侯之大夫于戚以定衛  
假羽毛於齊而不歸諸侯始貳十五年邾人莒人侵魯公  
將爲會而討之有疾不克十一月悼公卒子平公彪立會

月而葬元年正月改服修官烝于曲沃三月會諸侯于溴  
梁執莒子邾子公與諸侯燕于温令諸大夫歌詩必類齊  
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齊有異志矣將盟高厚高厚逃  
歸五月荀偃以諸侯之師伐許及楚師戰于湛阪楚師敗  
績齊數伐魯魯使叔孫豹來告二年十月公會諸侯伐齊  
齊侯禦于平陰不勝而走遂圍齊侵及濰沂楚人聞齊之  
隙以侵鄭不克四年正月盟諸侯于祝柯執邾子而歸七  
月齊侯卒士匄帥師侵齊聞喪而還五年六月公及諸侯  
盟于澶淵及齊平欒黶娶於范氏黶死其妻與州賔通其  
子盈患之欒祁懼愬于士匄曰盈將爲亂盈好施多士士  
匄畏之六年使城著而逐之盈出奔楚匄盡殺其黨冬公



會諸侯于商任以錮欒氏七年盈自楚適齊冬公會諸侯于沙隨復錮欒氏八年我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來媵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四月欒盈師曲沃之甲以晝入絳魏氏將助之士甸奉公以如固宮使其子鞅劫魏舒載以之公欒盈戰不勝奔曲沃國人圍之秋齊侯因欒氏之難以伐我入孟門登太行以報平陰之役趙勝追之獲晏釐冬殺欒盈九年秋公會諸侯于夷儀將伐齊水不流冬楚子伐鄭諸侯救鄭而還秦晉爲成韓起如秦泣盟公嬖程鄭使佐下軍十年夏公會諸侯于夷儀將討齊齊突弑莊公以說八月盟于重丘而還納衛侯衍于夷儀趙武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十一年春秦伯使其弟鍼來修成衛侯初復歸于衛孫林父以威來奔以兵戍茅氏衛殖綽伐茅氏殺戍者六月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以討衛執衛侯及其大夫甯喜齊侯鄭伯來朝皆爲衛請十二月衛人歸衛姬乃釋衛侯初齊烏餘以廩丘來奔襲衛羊角魯高魚取之士甸卒莫能治也趙武言於公請歸之十二年春執烏餘而反其侵地諸侯皆服宋向戌善於趙武又善於楚令尹屈建來告我求弭諸侯之兵武謀於諸大夫韓起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車黷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遂許之宋人以告楚齊秦皆許之遂告小國爲會於宋七月趙武及諸侯大夫皆至使晉楚之從得交



相見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武患之以告  
羊舌肸肸曰疋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  
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且以弭兵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及盟晉楚爭先肸又謂趙武曰諸侯  
歸晉之德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及孔  
子作春秋書先晉從其素也十三年夏齊侯陳侯比燕  
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皆來朝十四年六月荀盈合諸侯  
之大夫以成杞平公杞出也以故治杞諸侯不說吳季札來  
聘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十五  
年宋災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以謀調宋不克十七  
年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號楚令尹圍請以宋之書加于

牲上讀書而不敵血許之夏荀吳伐群狄于太原魏舒曰  
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毀車爲行從之大敗狄人十二月  
趙武死韓起爲政十二年韓須如齊逆女至而有寵謂之  
少齊少齊死魯侯來弔公辭焉諸侯之大夫來送葬十九  
年齊侯使晏嬰來請繼室許之羊舌肸見晏子而問齊故  
嬰曰齊其爲陳氏矣肸曰然吾只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  
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敝罷而宮室滋侈道  
殫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卻胥原狐續  
慶伯降在卓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悞憂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二十年楚靈王將合諸侯使椒舉  
來請公欲勿許司馬侯曰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



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  
惟天所相不可與爭乃許之椒舉遂請昏而還二十一年  
楚使令尹子蕩來逆女韓起送女羊舌肸為介公送之  
于邢丘至楚楚人弗逆楚子朝而訪其大夫將以起為盟  
以肸為司官大夫莫對遠啓強諫乃止二十二年楚公子棄  
疾來聘公欲勿逆以報羊舌肸諫乃逆之二十三年衛襄  
公平使范鞅弔且反戚田二十四年石言于魏榆成虎祁之  
宮諸侯皆賀十月楚師滅陳不救二十五年閻嘉與周甘  
人爭閻田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伯來讓公使趙  
成如周致閻田旦反潁俘荀盈死公將廢知氏而立其外  
嬖盈米葬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尊者許之遂

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  
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  
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弗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  
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  
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  
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  
之罪也公說徹酒使荀躒佐下軍以說二十六年七月平  
公卒子昭公夷立楚子誘蔡侯般殺之秋韓起會諸侯之  
大夫于厥憇謀救蔡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楚遂滅蔡  
二年春齊侯魯侯衛侯鄭伯來朝公以魯之侵莒也不見  
魯侯公及齊侯宴中行吳相投壺吳曰寡君中此為諸侯



師中之齊侯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大夫曰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不樂而罷八月荀吳假道於鮮虞以滅肥冬伐鮮虞初諸侯朝于虎祁而歸皆有貳心三年將爲莒討魯羊舌肸曰諸侯不可不示威乃並徵會秋公會諸侯于平丘將尋盟齊人不可公使肸詰之乃從肸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甲戌盟于平丘辭魯侯而執其大夫季孫意如以歸五年秋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降弗許左右曰弗勞而獲城何故不爲吳曰吾聞之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使鼓人殺叛人而

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六年八月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元年秋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五年宋華氏向氏爲亂荀吳及諸侯之大夫救宋六年周景王崩王子朝作亂冬籍談荀躒帥師納王于王城七年春魯人敗邾師于離姑邾人來愬爲邾執魯行人叔孫婁八年二月公使士景伯泣問周衆衆不與子朝乃辭其使六月鄭伯來朝謀王室之難乃徵會於諸侯九年春趙鞅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令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秋魯侯山奔齊十年秋知躒



趙鞅帥師納王十一年秋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令成  
周且謀魯故宋衛皆利納魯侯士鞅取貨於季孫不果納  
冬籍秦致成于周十二年魯侯自齊來寓于乾侯祁盈之  
臣祁勝與鄔臧通室盈執之祁勝賂荀躒躒爲之言於公  
殺祁盈及揚食我而滅其族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元年公將以師納魯侯范鞅陰右季孫不克二年魏舒  
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三年春城成周  
宋仲幾不受功執之于京師晉自平公失政政在趙武趙  
武躬率忠信糾合諸侯以寧諸夏晉國賴之自武死君臣  
泰侈不在諸侯三十餘年一會於厥勅將救蔡而不克一  
會於平丘以兵脅齊魯而盟之惟黃父狄泉之會能紓王

室之患然六卿侈富剪滅舊族而益樹黨晉內失其民而  
外失諸侯三晉之兆成矣五年鮮虞敗我師于平中初蔡侯  
如楚楚人止之三年怨其令尹囊瓦歸而來朝以其子元  
與大夫之子爲質而請伐楚六年春公會諸侯于召陵將  
爲蔡伐楚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而止諸侯不悅復假羽  
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旃以會諸侯益惡之秋士鞅及  
衛孔圉伐鮮虞八年宋使樂祁來聘趙鞅逆而飲之酒獻  
揚楯六十范鞅疾之潛而執之九年秋齊衛鄭同盟以畔  
我十年趙鞅言樂祁而歸之祁卒止其尸以求成于宋夏齊  
伐魯士鞅荀寅救之還盟衛侯于鄆澤使涉佗成何辱之  
衛侯怒請改盟衛弗許十一年齊侯伐夷儀我師敗之十



二年夏趙鞅帥師圍衛執涉佗以求成衛人不許殺涉佗  
成何奔燕冬齊侯魯侯盟于黃魯人始叛十五年春齊侯  
衛侯伐河內趙鞅殺邯鄲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荀寅范  
言射午之姻也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荀躒  
韓不信魏曼多惡二子將逐之言於公曰君命大臣始  
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十  
一月三子奉公以伐范中行氏二子敗奔朝歌韓魏以趙  
氏為請十二月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十六年圍朝歌齊侯  
宋公魯侯衛侯會于洮謀救范中行氏既而范中行自朝  
歌奔邯鄲自邯鄲奔鮮虞自鮮虞奔柏人趙鞅輒伐之齊  
宋魯衛更救之十九年夏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躄于戚

二十二年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荀林父之弟荀首

氏林父之後既絕而首之後益侈

自是趙鞅魏曼多連歲伐齊衛三十年

夏公會魯侯吳子于黃池吳人爭長時越入吳吳不能待

乃先晉

史記吳世家黃池之會先晉晉趙世家黃池之會先吳外傳亦曰先吳今以左傳為信

三十

三年衛世子蒯躄自戚入衛三十四年趙鞅以衛君之不

朝也帥師圍之齊國觀陳瓘救衛乃還十月復伐衛出其

君立般師而還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三年六月

荀瑶帥師伐齊大敗齊師獲顏庚四年公及魯臧右伐齊

取廩丘七年荀瑶伐鄭齊田恒救鄭瑶畏之而還使謂恒

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奈何救之恒

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晉伯其能以乎十七年智氏與韓



魏趙分范中行地以爲己邑公怒告齊魯欲伐四子四子懼反攻公公奔齊道死知瑤立昭公曾孫驕是爲哀公哀公大父雍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忌善於瑤早死瑤欲并晉而未敢故立其子晉國之政皆決於知氏瑤惡趙無恤四年與韓魏攻趙氏於晉陽晉陽將下韓魏畏瑤之無狀也反與趙氏攻瑤殺之而并其地初知甲欲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甲曰宵也很果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若立瑤知宗必滅弗聽果別族爲輔氏及知氏滅而晉益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幽公立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趙魏十八年公瑤於國中夜竊出盜殺之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天子

命韓魏趙皆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傾立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蘇子曰晉文公辟麗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旦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不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伯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三



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  
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  
悼公之復伯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  
卒以敝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  
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欒黶皆欲以戰勝  
楚惟智瑩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  
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為先穀而瑩將為林父如瑩  
可謂知兵矣

晉唐叔世家第九





